

长篇历史小说

南國魂

覃召文 著

一部反清志士、岭南三大家之一屈大均的人物传记

一曲力挽时艰的英雄赞歌

一部南明王朝的衰变历史

一卷岭南水乡绚烂多姿的风情画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南國

覃召文 著



魂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国魂/覃召文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 - 7 - 218 - 08378 - 0

I. ①南… II. ①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4184 号

NANGUOHUN

南国魂

覃召文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责任编辑: 陈娟

装帧设计:  书窗设计工作室

赵焜森 / 钟清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广州市穗彩彩印厂

书 号: ISBN 978 - 7 - 218 - 08378 - 0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1.25 字 数: 600 千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 83790604 020 - 83791487 邮购热线: 020 - 83795749

序

我为何要写《南国魂》？说起这缘由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早在三十多年前，当我读了《鲁连台》“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这句名言后，便牢牢地记住了其作者屈大均的名字。之后，我细看了屈大均的集子，查阅了相关的历史背景资料，研习了人们对他的评论，久而久之，屈大均的高大形象便渐渐地在我心中竖立起来，他出现在我的文章中，萦绕在我的梦魂里。当然，除了屈大均本人外，我还把目光投向他的恩师和挚友，投向那些明清之际的英烈，我便发现，在屈大均的身后还有南国的精英们；正是他们，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面对着旷世的劫难，肩负起了历史危亡的重任，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光辉的文化遗产，也留下了他们的风范，他们功在千秋，是应该活在人们的心中的。

当我办好退休手续，总想干一些事情时，我的心中又浮现出这些历史记忆来。于是，我重新翻阅历史资料，再次掂拾文笔，将这段发生在岭南的战争与和平的历史用艺术的方式再现出来：既写历史决战中的刀光剑影，也写诗酒雅集中的风花雪月；既写官场争斗、宦海沉浮，也写万物凋敝、民不聊生；既写英雄失路、壮志难酬的惆怅，又写儿女情长、离人伤别的哀伤……总之，只要相关材料能够说明历史，能够展示人物的灵魂，我就尽可能地把它还原出来。面对历史，我是十分严肃与认真的，尽管我有

着个人的主观倾向，但都尽量客观地表现出来。我的写作严格地按照史传的记载，依据人物的事迹，所以，书中的人物多是历史名人，所发生的事件都可以在正史或野史中找到依据。当然，作为小说是离不开虚构的，尤其在细节方面，但即使是如此，这虚构部分仍然虚中有实，幻中有真。特别是书中第一主人公屈大均，他的遭遇与命运都可以在同名历史人物的年谱中找到根据，正因为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这部历史小说《南国魂》也可以称得上是“屈大均传”。

此刻，书已写成，面对着这部即将付梓的书稿，我想说的话很多很多，对于写作中的酸甜苦辣，笔者如鱼在水，冷暖自知，虽说这部作品可能有许多不足之处，但经历了这种历史体验的我，总的来说还是知足的，因为我毕竟与古人交友，与历史对话了，这种愉悦是很难形容的。除了这种知足感之外，我的心中还充满了感恩之心和感激之情，因为书的完成，不仅仅出于我的种种努力，还离不开别人的帮助。

首先，我打心底感激我的妻子黄少华，她是本书的第一个读者，更是小说创作的参与者。她曾长期从事岭南文化资料的管理和研究工作，为这部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使我受益匪浅，更何况在写作过程中她也曾给予我很大的鼓励。

我还要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前社长陈海烈先生，我还记得他在阅读此稿之后的褒赞之辞和关切之意，可以说，没有他的举荐，这部书也难以出版。

书既成，还望读者不吝赐教。

覃召文

2012年12月

内容简介

明末时世，风雨飘摇；江山易主，波谲云诡。就读于省城的邵龙取得了生员资格，并缘此复了屈姓，易名为大均。

当屈大均踌躇满志之时，清军一举偷袭广州得手，绍武南明政权被推翻，从此屈大均与他的兄长朋辈一起投入了抗清斗争。屈大均先是在他的恩师陈邦彦手下独当一面，他联络山海，奔走于陈邦彦、陈子壮、张家玉等义军之间，多次经受了战火的洗礼，生死的考验。义军在广州、南海、顺德、东莞、新安（现深圳）等地与清军展开了殊死的战斗，取得了不可磨灭的辉煌战绩，但由于清军的强大以及义军战术上的失误，岭南地区的抗清斗争以失败告终，“岭南三忠”慷慨赴死，英勇就义。在抗清斗争跌入低谷之时，李成栋的反正为抗清斗争暂时带来一线生机，但随即更大的艰险考验铺天盖地而来，平南王、靖南王、定南王率领的清军主力陈兵岭南，包围了广州，黑云压城城欲摧，但羽凤麒、邝露等抗清英雄与广州军民一道拼死抵抗了十一个多月，终因粮草殆尽、内奸出卖而城池陷落，尚可喜在广州开始了血腥的大屠杀，数十万百姓血流漂杵。屈大均迫于无奈披上了袈裟，在恶劣的环境下顽强地生存下来，奋力进行抗争。

为寻访道友，屈大均踏上了北游之旅，一路上他频会诗友，广交志士，与朱彝尊、王士禛等名士往来，他参与了反清的“魏耕通海”案，回到岭南之后，适逢清廷实施迁海、禁海政策，百姓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对此，屈大均作了极力地抗争，还卷入了周玉、李崇荣等沙湾蛋民造反案。为了避祸，也为了掌握南明英烈的抗清史料，屈大均再次北上寻访英烈的踪迹，他以文会友，与顾炎武、李因笃成了莫逆之交，并与英烈遗孤王华姜结为伉俪，相得甚欢。回归岭南后，王华姜不幸病故，屈大均伤悼情深。不久，与黎静卿结为夫妻，则以讲学著述为生。三藩事发之后，屈大均投笔从戎，再次加入了反清的行列，任广西孙延龄军监军。当发觉吴三桂意在僭窃、孙延龄意欲降清之后，他心生悔意，便去职返乡，回到了广州。不料此时黎静卿病故，兼之清廷通缉追捕，屈大均为避祸再度北上。三藩之乱平定之后，清廷执政趋于宽和，屈大均最后选择再次回归岭南，全力编辑《广东文集》《广东文选》，撰写《皇明四朝成仁录》等经典著作，终于建树了丰厚的文化业绩，成为了岭南伟大的诗人与学者。

历史人物简介

1. 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番禺沙亭人，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文化学者，抗清义士，岭南三大家之一。
2. 陈邦彦（1603—1647），字会斌，号岩野，顺德龙山人，“岭南三忠”之一，抗清义士。
3. 陈子壮（1596—1647），字集生，号秋涛，南海九江人，“岭南三忠”之一，抗清义士。
4. 张家玉（1615—1647），字玄子，东莞中堂人，“岭南三忠”之一，抗清义士。
5. 屈士燾（1627—1676），字贲士，一字白园，番禺沙亭人，屈大均从兄，抗清义士。
6. 屈士煌（1630—1685），字铁井，士燾弟，屈大均从兄，抗清义士。
7. 邝露（1604—1650），字湛若，号海雪，南海人。岭南著名诗人，抗清义士。
8. 陈恭尹（1631—1700），字元孝，号独漉，邦彦子，屈大均同学，“岭南三大家”之一。
9. 程可则（1630—1676），字周量，南海人，屈大均同学，“岭南七子”、“海内八子”之一。
10. 薛始亨（1617—1686），字刚生，号剑公，顺德人，屈大均同学，岭南著名道士。
11. 函是（1608—1685），字丽中，号天然，瞎堂老人，广东佛教界领袖。
12. 今无（1633—1681），字虫木，号阿字，著名佛教人士，海云诗派领袖。
13. 今释（1614—1677），杭州金氏子，原名堡，崇祯十三年进士，曾事南明诸朝，后出家。
14. 周玉（？—1664），盭民领袖，番禺沙湾人。迁海时组织盭民起义，号“恢粤将军”。
15.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秀水人，康熙年荐鸿儒博学科，为“四大布衣”之首，是“浙西词派”领袖。
16. 李因笃（1632—1692），字孔德，号天生，富平人。康熙年荐鸿儒博学科，为四大布衣之一。
17. 顾炎武（1613年—1682年），字宁人，号亭林，昆山入，明诸生，是著名思

想家、语言学家和文化学者，是清代学术的开山鼻祖之一。

18. 张穆（1607—?），字尔启，号穆之，东莞人，抗清义士，著名画家。
19. 王华姜（1645—1670），边将王壮猷女，屈大均妻，榆林人。善驰马习射，工诗画琴棋。
20. 黎静卿（1646—1676），号绿眉，绿眉道人，东莞人，屈大均妻，善诗。
21. 孙延龄（?—1677），定南王孔有德之婿，孔四贞夫，桂军首领，后从吴三桂反清。
22. 李云龙，字烟客，番禺人，袁崇焕幕僚。出家为僧，称二严。转投函是，法名今从。
23. 黎遂球（1602—1646），字美周，举人，一度为僧，后入隆武朝，抗清义士。
24. 袁崇焕（1584—1630），东莞石碣人。抗清名将，官至兵部尚书，遭诬陷获罪而死。
25. 函可（1611—1659），字祖心，号剩人，广州不是庵庵主，岭南著名诗僧。
26. 梁佩兰（1629—1705），字芝五，号药亭，南海人，“岭南三大家”之一。
27. 屈宜遇（1598—1649），字澹足，屈大均父，番禺沙亭人。有气节，课责屈大均甚严。
28. 黄氏（?—1693），名不详，屈大均母，以纺织、务农为生，有气节，重大义。
29. 屈大城，屈大城，屈大均二弟、三弟，以务农为主。
30. 刘氏，名不详，自梳女，屈大均“不落家”妻，番禺仙岭乡人。
31. 何吾驺，字龙友，香山人，万历进士，绍武朝东阁大学士，后降清，晚年隐居广州。
32. 张远，福建候官人，字超然，号无闷道人，因兵燹客居广州，屈大均友。
33. 李成栋（?—1649），早年参加李自成农民起义，后降明，战败降清，充当攻打扬州、嘉定、广州的急先锋，后反正归顺永历。
34. 佟养甲（?—1649），早年充袁崇焕幕僚，崇焕死投清，任两广总督，后随李成栋反正。
35. 杜永和，一作杜允和，李成栋副将，反正后封江宁伯，执两广总督印，后降清。
36. 范承恩，杜永和副将，随李成栋反正后封阳春伯，后勾结清军出卖广州，让出西城。
37. 瞿式耜（1590—1650），字起田，号稼轩。护佑永历，官至兵部尚书，抗清义士。
38. 李贞，字定夫，号萍庵，东莞人。曾任张家玉军监军，兵败后削发为僧。
39. 尚可喜（1604—1676），字元吉，号震阳，海城人。崇祯年投后金，1649年攻

陷广州，进行大屠杀。后一心奉佛，以病卒。

40. 羽凤麒（？—1650），字冲汉，广州“达军”首领，“回族三忠”之一。

41. 道独（1600—1661），号宗宝，别号空隐，天然之师。

42. 龚鼎孳（1615—1673），字孝升，号芝麓，合肥人，“江左三大家”之一。

43. 曹溶（1613—1685），字秋岳，号倦圃，秀水人，曾任广东布政史。

44. 光鹫（1637—1722），字迹删，号东樵。俗名方颢恺，番禺韦涌人，有学识气节。

45. 王隼（1644~1700），字蒲衣，番禺人。明亡为僧，名古巽，后返于儒。

46. 陈子升（1614—1692），字乔生，号中洲，陈子壮弟，明诸生，曾事隆武，后归隐。

47. 汤来贺（1607—1688），字佐平，号惕庵，曾任广东巡抚，明亡后授徒讲学于白鹿书院。

48. 王士禛（1634—1711），字貽上，号渔洋，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是神韵派代表。

49. 魏耕（1614—1662）字野夫，号雪窦。抗清义士，因“通海案”而被害。

50. 道盛（1592—1659），字觉浪，号浪杖人，俗姓张，柘浦人，曹洞宗33世师。

51. 大汕（1613—1705），字厂翁，号石濂，岭南著名佛教人士，晚年曾赴安南讲法。

52.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人，著名诗人，明末东林党人首领，曾事福王，后降清。

53. 梁文姑（1653—1686），南海人，屈大均妾。

54. 陈西姨（？—1680），又称代姨，代州人，随王华姜嫁，屈大均之媵。

55. 尚之信（1636—1680），尚可喜子，封镇南王，1676年叛清。不久复降清。

56. 吴三桂（1612—1678），字长伯，辽东人，初为平西伯镇守山海关，后降清，引清兵入关。1661年杀永历，1673年发动三藩之乱，1678称帝，建立吴周政权，旋以病故。

57. 孔四贞（1635—？），孔有德女，孙延龄妻，孝庄皇太后养女，封和硕公主。

58. 刘武姑（1655—1695），昭平人，屈大均妾。

59. 尹源进（1628—1686），字振民，号澜柱，东莞人，顺治十二年进士，官至郎中。

60. 林梧，字叔吾，后改名枏，东莞人，与屈大均、陈恭尹交厚。

61. 陈阿平，屈大均学生，《翁山诗外》的编者。

62. 耿文明，号象翁，辽东人，曾任广东粮道。

63. 丘辟寒，屈大均媵。

64. 吴兴祚（1632—1698），字伯成，号留村，山阴人。曾任两广总督。

长篇历史小说
南国魂
NANGUO HUN

目录

序 / 1

内容简介 / 1

历史人物简介 / 1

第一章 家国惊变 / 1

第二章 翻江倒海 / 43

第三章 剑指羊城 / 86

第四章 波譎云诡 / 133

第五章 乌云压城 / 166

第六章 禅林梵声 / 203

第七章 布衣侠游 / 236

第八章 波涛如怒 / 268

第九章 江海血战 / 3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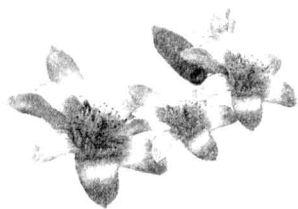
第十章 英烈寻踪 / 341

第十一章 悼伧情深 / 379

第十二章 军情如火 / 413

第十三章 归心热土 / 453

主要参考文献 / 486



第一章 家国惊变

JIAGUOJINGBIAN





乙酉年五月初，通往江宁府南京城的山间大道上，逃难者如同惊弓之鸟，扶老携幼地结伴西行。尽管骄阳高照，热气逼人，但人们不敢稍稍放慢脚步，因为离他们几里路外只见烟尘翻滚，但闻烈马嘶啸，那隐隐约约的喊杀声越传越近，任谁听来都会觉得胆寒。于是，人群中开始发生骚动，逃难者渐渐地加快了脚步，先是疾走、再是小跑，最后便是狂奔。此时的人群像炸了锅似的蚂蚁乱成一团，有被人挤压而摔倒的，有被人踩踏而歪了脚的，有被人拉扯而掉包袱的，有被人推搡而甩脱了鞋履的，山谷中响起一阵阵喊爹叫娘、哭天抢地的回声，充满了怨恨，充满了恐惧，充满了绝望。

那路兵马终于逼近了逃难的人群，只见一面面白色旗旗上绘着祥云缭绕，飞龙向天，突前的千百骑兵都穿着白色的衣甲，一路上嗷嗷地狂叫着，以虎狼之势风驰电掣地掠过长蛇阵般的难民。人们像逃避鬼蜮般地急忙躲闪，当中一位老者一个踉跄，险些栽倒在路旁的深沟中，幸好被一位三十来岁的和尚用袈裟将他挽住了。

“这该死的八旗兵！”老者望着远去的清兵口中骂道，把包袱递给了家人，又拍拍身上的尘土，站稳了身子，向和尚道了个谢。

“敢问法号？”老者问道。

“二严。”和尚答道，反过来又问老者：“贫僧敢问你们是哪里人，这扶老携幼的逃往何处？”

“我们都是扬州人，正往南京去。”老者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说：“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半月前多铎的正白旗军攻陷了扬州，屠城十日，听收尸的和尚说，官兵连同百姓死了足足几十万人！如果不是我们逃得快，哪还有命活到今天。”老者说着说着眼圈泛红，连声音也有些变了。

“那些明军没有抵抗吗？”二严和尚道。

“当然抵抗，兵部尚书史可法率部拼死抵抗了七天七夜，只是清军的红衣大炮着实厉害，多铎与李成栋的兵卒也异常骁勇。战至四月二十五日城池告破，史阁部最后是拔剑自刎，壮烈殉国了。”

二严和尚神情凝重地点了点头，清军的战斗力他是知晓的。他未出家前俗姓李名云龙，字烟客，早年曾给驻守辽东的袁崇焕大元帅当过幕客，刀光剑影里打过几年仗，自然领教过清军的厉害。别说努尔哈赤、皇太极凶悍骁勇，就拿眼下这支桀骜不驯的正白旗军队来说，其首领多尔袞、多铎两兄弟虽然只有二十来岁，但也打过不少胜仗。

这些年来，明军的战斗力确实是越来越差了，本来大明还有一些将领能征善战，但自从袁崇焕被崇祯皇帝下旨处死之后，将士的心大多陡然冷了下来，打起仗来斗志也就锐减，战斗力便大不如前了。

二严和尚正想着，逃难的人群又骚动起来。他往西边望去，只见密林掩映的几处山口，斜刺里又突然杀出了几股人马，从旗上斗大的“闯”字来看，那肯定是李自成残存的大顺军队。清兵和大顺残部这两军对垒，便立刻展开了激战，一时狭长的山谷间又是烟尘滚滚，杀声大起。一见此状，逃难的人群旋即转向往东。于是，只听得后面人马的喧嚣声、刀枪碰撞声以及战鼓的敲击声响作一片，如同电闪雷鸣、山摇地动。没有一个人敢瞥上一眼，更没有人敢驻步不前，所有的难民只恨没有多长一双翅膀，都不要命地狂奔。

不知道过了多久，二严和尚逃进了一片密林，他估摸着已经远离了危险区域，离南京城也不会太远了，便慢慢地收住了脚。放眼四看，那些激战的人马早已不见，老者的一家也没了踪影，逃难的人群大多已离散，距他不远处只有三三两两的难民在呼儿唤女、喊爹叫娘地互相寻找着，那情状好不凄怆悲凉。二严和尚喘着大气，只觉得唇干舌燥，饥肠辘辘。抬头看那日头，不知什么时候也已经西斜。他将水囊里的水喝了个精光，索性找块干净的地方躺了下来，望着满天血红的晚霞，二严和尚不禁感慨万千。

他自北向南逃难已经好些年了，自从京城陷落之后，他曾经到处访求袁崇焕旧部，看看能否东山再起，无奈袁崇焕的骂名太甚，手下的武将幕客也大多散去，实在已难以重新组织起来，这令他的心冷了下来。逃难中的他本来是儒服方巾打扮的，但清军在各城门都贴了剃头令，为了方便起见，他索性披剃出家，又买了一张度牒，一边游方一边逃难。这逃难途中，他风餐露宿，不知遇到了多少血光之灾，到处是奸淫烧杀，到处是生灵涂炭，幸好他披着一身袈裟，那些清军迷信喇嘛教，对于汉传佛教也相对客气，故而才免去了许多飞来横祸。

二严和尚正想着，突然就觉得胸口一凉，感到是一把利刃背贴在皮肉上，他睁眼一看，只见两个清兵正对他狞笑着。

“起来！快给我进城。”清兵一把将二严和尚拽了起来，大声地喝道。

二严和尚不敢反抗，他料想清兵拉他进城十成八九是为了抓差，要么是收尸，要么就是救火，那些清军整天为非作歹，总怕百姓去复仇，于是专抓和尚来做善后之事。像收尸、救火这类事儿他干了不止一回，这没法避，也不必避，想到这里，他倒觉得心中坦然起来。

走着走着，二严和尚接近了金陵古城的东门，远远地看去，只见城头上清军的大纛旗帜在风中翻卷着，像魔鬼的舌头在嚼食着生灵。二严和尚壮了壮胆，向着清兵问道：“这原来不是福王弘光皇帝的都城吗？人到哪里去了。”

“哪里去了？你们那个窝囊皇帝半个多月前弃城逃跑，不料又被抓了回来，前些天

已经向豫王多铎俯首下拜投降了。”两个清兵说到得意处，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二严和尚没有吱声。逃难期间他听难民说过，福王即位期间重用马士英、阮大铖，致使朝政浊乱，荒荒不治。国难已经如此，而这位昏君竟毫无光复之志，还下诏选访淑女，日夕宴乐，如此昏君，还能有什么指望！自取灭亡实在是意料之事。

二严和尚长叹一声，走进了城中。城墙上，只见处处贴着指令，上面写着“兵居东半城，民居西半城”十个醒目的大字，一群军士一边呵斥，一边推推搡搡地驱赶着百姓，百姓有敢还嘴的便立即被掌嘴，稍有迟误的，便刀棍齐下，被打个半死不活。二严和尚怕百姓硬顶着会吃眼前亏，也不等清兵作具体交待，就当场劝说起百姓离开。清兵看二严和尚还算识趣，也就自然松懈了看管，独自一边喝酒去了。

二严和尚忙到了深夜，清兵交代了明天的活儿，便带他穿街过巷，到一个大祠堂里去安歇下来。

祠堂里点着两盏昏黄的灯，地上铺着数张又脏又旧的竹筴，那大抵是歇息的铺位了。二严和尚朝屋里瞥了一眼，发现竟然一屋子都是和尚，足足有二十个之多，大概和他一样，都是被强拉硬拽来当差的，他放下手中包袱正要趺坐地下，人群中突然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你是烟客李云龙么？”

顺着声音望去，二严和尚突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人姓黎，名遂球，字美周，和他一样也是番禺人氏，久住广州濠弦街，和自己已结识多年了。黎遂球是个名人，早年他曾与吴伟业等才子唱和，颇有文名。崇祯年间众才子曾相聚在扬州郑氏影园，凭着《赋黄牡丹诗》十首，黎美周终于脱颖而出，一举夺冠，故一时有“牡丹状元”之称。他为何也出家了，为何也困在了这南京城，二严和尚一时有些纳闷。

二严和尚还在思忖，那人竟开口朗吟起诗歌来：

行营望将旗，万里欲何之？我正怜烟客，人疑是药师。
谈兵奋髯戟，骑马策杨枝。为试登楼啸，风烟满眼悲。

二严和尚纳闷的事儿得到了证实，不禁哈哈一笑，双手向着黎遂球伸了过去。这首诗他是再熟悉不过了，那还是天启七年的事，袁崇焕曾回老家东莞，探亲之后北经广州，驻足在光孝寺，军政大员亲为迎送，曾轰动一时。李烟客本来就有投笔从戎之志，于是便直接投在了袁崇焕门下。记得北上之日，作为好友，黎遂球为他写了《送李烟客出塞》二首，这吟诵的正是其中的第一首。想到这里，二严和尚很是感慨，于是，便接着吟诵起第二首来：

丈夫宁惜别？一路笑桃花。下水流渐劲，临关怒木芽。
春情违蛱蝶，酒态在琵琶。莫动将归思，风前有暮笳。

二严和函美二位和尚相视而笑，于是并排趺坐，叙起旧来。

黎遂球原来是天启年间的举人，只是终日交游，常年漂泊在外，人称其为“羽客”，甲申国变后，他挂名在空隐道独的名下作了一名和尚，法号函美，字于斯。但他念经没几天，便北上投了史可法军，后来，又到了南京跟着何吾驺谋事，哪知南京被清军所破，仓皇中他又披上袈裟，这才有了二人的邂逅之缘。

二人说开了，其他几个和尚也围拢了起来。游方之僧来自天南地北，自然是听闻广博，消息灵通。袁崇焕的事儿是天大的事，而二严和尚既是袁崇焕幕客，也就成了众人询问的对象。

“听说皇太极是绕开袁崇焕的营寨入关的，然否？”

“听说袁崇焕是清军的内奸，是吗？”

“袁崇焕到底是怎么死的？你说说。”

七嘴八舌的问题一股脑儿地向着二严和尚抛来，二严和尚没有立即回答，他沉浸在深深的记忆之中，这记忆之中有刀枪剑戟的呼啸，也有情绪激流的奔突……

不错，皇太极是绕过袁崇焕的营垒，取道喜峰口来进攻遵化，逼临北京的，但提供路线者是一位常闯关东的商人，这与袁崇焕何干？而袁崇焕如果真是内奸的话，还会星夜驰援京师，连获广渠门、左安门大捷，去救皇上大驾吗？这里的道理只要稍作思考便可明白，为什么要以莫须有之罪来处置袁崇焕呢？

想到这里，往事历历地浮现在了他的面前。那是崇祯三年的事了，袁崇焕获罪之后被审讯了数月，最终被施以磔刑。他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阴沉沉的秋天。

正值八月十五日，京城西郊的刑场人山人海地被围得水泄不通。刑场上竖立着两根粗大的木柱，一根绑着袁崇焕，另一根绑着安徽义士程更生——他是袁崇焕门生，因为舍命为袁崇焕鸣冤而被拉去陪斩的。二严和尚——不，那时应该叫李云龙，也在人群中挤着。他不得不过来，因为袁崇焕是他的东莞老乡，更是他的入幕之主，他为袁氏出谋划策时间长达整整三年，那袁崇焕待他不薄啊！而程更生虽说交情不深，但以一侠士却有如此之义胆，以一布衣而有如此之担当，于情于理他都应该送他们最后一程。

想到这里，二严和尚的眼睛湿润了。在模糊的泪光中他的脑海里闪过了历史上的一幅幅的影像：

在程更生“死而无憾”的高呼声中，刽子手手起刀落，顿时程更生的人头便滚落在地。在黑压压的一片看客中顿时发出参差不齐的声声嚎叫：“好！”

刽子手迅速换了一把利刃，把刀贴近了袁崇焕的胸口，磔刑这是个细活儿，按律当刚三千六百刀。刽子手显然被激愤的看客所感染，一时显得异常亢奋，他麻利地从袁崇焕的胸前先片下了一刀，在袁崇焕的一声惨叫声中，刽子手把一片血肉抛向人群，看客立即为之激动，便纷纷地抢夺起来。于是，一片片的血肉在飞抛，一滴滴的血水在飞溅，奔突激涌的看客如潮，在一片“杀汉奸”的呼喊声中，看客们纷纷抢夺着飞

来的肉片，有的后生更是如狼似虎般把肉片直塞入口中，显示着自己生啖汉奸之肉
的勇气。

而袁崇焕除了临刃时的惨叫之外，并没有任何辩解，因为所有的辩解在审讯的公堂上已经力陈无遗了，他只是全身在震颤着，尽量地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李云龙清楚地听到他嘴里断断续续地吐出了带血的声音：

一身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保辽东。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保辽东。”二严和尚颤动着嘴唇吐出了袁崇焕的最终遗言，就双手捂面，再也不愿往下想了。良久，他好不容易平静下心绪，便将袁崇焕的故事为众和尚慢慢地道来。叙说之间听者有人捶胸，有人顿足，有人扼腕，有人攥拳，人群中只听得一声声叹息，间或还有一声声的低咽。

二严和尚语毕，一个小和尚急忙问道：“袁崇焕还有遗物在么？”

“有！”二严和尚说道：“其诗文稿多在我的幕友山阴王膺那里，我这次走山阴却不见他，想必是避兵燹逃战乱去了。”

众人又是一阵叹息。正议论时，函美和尚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诸位可知道近日函可被捕的事么？”

“是广州小北门不是庵庵主祖心和尚么？”和尚群中有人问道。

“正是。”函美点了点头，说道：“函可和尚是原礼部尚书韩日缜之子，崇祯年间因其父亲病逝而看破红尘，于是，经光孝寺住持函是的劝说，函可使拜空隐道独禅师门下，算来还是我的师兄呢。”

函美于是为众和尚说起了函可的事，那事儿说起来话就长了。

原来，函可和尚是为“请藏”——也就是购取佛经的事在去年来到金陵黄华寺的，谁知正逢清军攻城，一时不得脱身，于是便在城里淹留了大半年。后来城池告破，他亲见清兵血洗金陵，父亲的旧部下大多殉节，目睹此景，函可使写下了多首挽诗，又写下了歌行体《再变记》以叙国变之史。这些诗函美没有读过，但他听函可的好友顾梦游所说，那情辞之炽烈，血气之激愤，实为世之少见。本来，写下了这些东西不显露就是了，谁知函可性子刚直，偏偏不收敛。那天他从东门出城，因为不满守城门的兵勇推推搡搡，硬是和那兵勇顶撞起来。这下子糟了。那兵勇将他的行李翻了个底朝天，他的诗成了反清的罪证，他也就自然被抓了。函可被抓后送到了明朝叛臣洪承畴那里，洪承畴原本做过函可父亲韩日缜的门人，见函可被拘，便为之松绑并引至帐下，说是要和他叙旧。谁知函可并不领情，他写了一首诗讥讽洪承畴负明，洪承畴当下便勃然大怒，撕破老脸，立即将函可收监候判，此时也不知怎样了。

二严和尚听完这个讯息后顿时觉得非同小可，函可请藏本来就是广东僧侣界的一

件大事，加上函可在广东结交甚广，与现在光孝寺主持函是和尚是师兄弟，更是多年的至交，不管这事如何终了，总归要向函是和尚做个交割才是。想到这里，二严和尚心中顿生归意，他压低声音，把心里的想法与函美说了。那函美和尚也早有此意，于是，二人便小声地商议了开来……

随着远近几声鸡鸣，东方泛出了一线鱼肚白。二严与函美蹑手蹑脚地起了床。劳累了一天，众和尚都睡得很酣，那些押解和尚的清兵对这些和尚不存芥蒂，当然也无心去对和尚们严加看管。于是，没碰到什么麻烦事，二人也就混出了城门，摸到了长江江边。函美和尚是番禺南村板桥人，从小就习水善舟，对于水师船家之类的事驾轻就熟，没费多少周折便找到了一个东家，正好要发货往广州伍记商行，大家于是商定了价钱，说好了先乘小船沿江东下，然后再换大船南下广州，如此这般云云。

太阳从东边升了起来，二人终于登上了船，开始启航了。太阳照在二严和尚身上，他感到是那么的亮堂，那么的温暖，这种感觉他好久没有过了。再看看函美和尚，他正站在船头沐浴着晨风，在那里欣赏着江景呢。二人相视一笑，久闭的心扉仿佛一下子都打开了，他们知道，沿着红日在江中铺下的一路光影航行，那前景总会是通向光明的。

二

五月的岭南与北方不同，到处都是绿茵满地，繁花似锦。这天，在广东南海西场的一片空地上，熙熙攘攘地挤满了无数百姓，他们是来赶热闹的，因为广州一府两县一年一度的飘色就要在这里举行。

西场这个地方说是南海，其实就在广州西城门之外。西城门的内门叫做西门口，出了西门口还有两个外城门，一个向北，一个向南，西场就正对着向南的外门。由于紧挨着广州，所以逢年过节，一些重大的仪式都在这里举行，主持仪式的官员士绅和参加活动的民众是两地都有的，这是历史沿袭下来的习俗，今年当然也不例外。

节日永远是属于孩子们的，飘色当然也是这样。每逢这个日子，孩子可以理直气壮地和大人讨零花钱，大人不给还不行。因为飘色是个多彩的节日，讨个彩头总不能不给面子吧。而孩子兜兜里的“彩头”一多，飘色就自然更加热闹，因为有了孩子们的参与，那卖当当糖的、卖槟榔的、卖鸡公榄的、卖五彩风车的、卖鸽子风筝的、卖陶瓷娃娃的就叫卖得更加起劲，于是，那吆喝声与欢笑声同起，纸鸽子与真麻雀齐飞，孩子乐了，大人也乐了，整个广州城以及广州城属的南海县、番禺县也都乐了。